



古村春晓(摄影) 郭巍然

多眼

失去

马科平

我做人的有些懒散,很少在朋友间走动。昨天中午给同在小城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熟悉的彩铃响了好久,有个女孩接了电话,“请问李哲在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找谁啊?”女孩反问:“我找李哲。”女孩似乎沉默了一会儿:“你是李哲?”“我是李哲的朋友。”女孩突然哭了,声音哽咽:“我爸爸上周去世了,请你以后别打这个电话了。”我一下子惊呆了,有些缓过神来,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安慰了女孩几句,赶紧挂了电话。

曾经鲜活的生命,曾经要好的朋友,怎么说走突然就走了呢?晚上,我久久难眠。四十来岁,犹如当正当午,不偏不倚,不高不低,朝霞已过,夕阳未至,成熟,练达,正值人生的黄金期,可他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来得及留下,就辞别了这火热的世界和深爱他的人们。

我知道人来到世上是偶然的,而走向死亡是必然的。每天打开报纸,电脑,满是触目惊心的关于生命的消息:洪灾、绝症、饥饿、暴虐、谋杀、事故。面对苦苦挣扎的生命,我与大多数人们一样,患了信息疲劳症,感觉有些麻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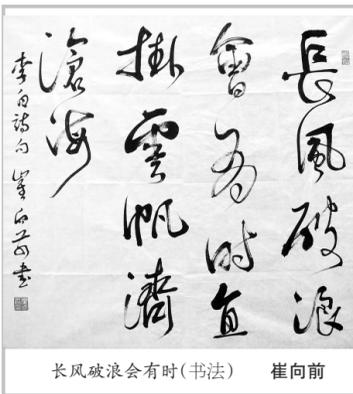
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亲人,切肤之痛的感觉才会十分强烈,有时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是痛太深,淹没了所有的回声。或许时间可以淡忘一切,而人生恰似一次远足,重要的是:在痛苦中学会微笑。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正如古人说的那样:“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漫长的岁月里,顺境与逆境,得意与失意,快乐与痛苦,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们。于是,生命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印迹,生活里有了无数声声长吁短叹。遭遇坎坷,面对困境,我们总是在利与弊之间取舍,在失去与得到的交替之中前行、成长。

我望望窗外,人们熙熙攘攘,奔走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毫不在意多少生死曾经发生在身旁。也许是太忙了,日新月异的世界,精彩纷呈的生活,匆匆忙忙地学习、工作、研究,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难得片刻的宁静和安然。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逝去了再也不会回来,那些平凡的、不平凡的人们,他们曾在我们的脚下的大地上生活。他们哭过、笑过、爱过、恨过,拼搏过,奋斗过,收获过,幸福过,也曾立下惊世伟业,也曾一生碌碌无为,最终都化作脚下的一堆黄土。

想想自己现在还活着,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许多时候,我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虔诚地给所有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哪怕是一句叮咛、一次微笑、一分关爱,这些或许微不足道,不足挂齿,却让我觉得能够善待生命,不负弥足珍贵的美好时光。



长风破浪会有时(书法) 崔向前

新书架

《唐玄宗》

毛季慧

本书共分三卷,讲述了唐玄宗李隆基风云变幻的一生。第一卷主要围绕年轻的李隆基与韦皇后、太平公主等势力之间的权谋斗争,讲述了李隆基从一个“纨绔子弟”成长为一代帝王的艰险历程。第二卷主要讲述李隆基如何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大展宏图,逐步实现“开元盛世”的纵横捭阖的经过。第三卷主要描写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晚期的政治生涯及朝局乱象,展现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渐变过程。

一幅波澜壮阔、纷繁多姿的帝王创业宏图,绚烂多姿的开元历史画卷,以及王朝的兴衰、储位的争夺、宫廷的爱情、嗜血的权谋、迭起的兵变……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随笔

常回家看看

孙方友

前几年,有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唱出了大江南北,让听的人尤其是有父母在外工作一族心中总有些愧疚感。父母年岁大了,要的不是儿女们物质上的孝顺,而是精神上的一种精神。过去有言,叫娶个媳妇卖个儿;还有民谣:小麻雀儿,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说的是最劣等的不肖之子。像我辈,还不至于划到这一类。无论如何,平常或年底总要给父母一些钱物略表孝心。至于常回家看看,确实做得不够。一年里,能回去一趟两趟已算是了不起了。而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用母亲的话说“像掏个火一样”。

可是,有时候也真是无奈,虽然工作忙是某种借口,但有时候还真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自己也已年过半百,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儿子要结婚,大小总得给他买套房,让他有个安身处;女儿也一天天长大,工作安排什么的不得不费心。有时,禁不住会联想到自己父母当初为自己操心时是多么不容易。那年月不同现在,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可以在家养猪养鸡或做生意搞副业,而那时什么都不让干。谁家娶儿媳嫁女儿第一发愁的就是钱。记得我结婚时,正赶上“文革”年代,在队上干一天才8分钱的工资。常言说:媳妇到门前,还得个大牛钱。我又是家中长子,婚事又不能太简办。所以,距婚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父亲和母亲就愁得唉声叹气。每天晚上都在计算需要多少桌,请多少客,每桌需要多少钱,能收回多少钱,需垫多少钱。为此,母亲曾在年前就买过一头猪仔,想喂到我结婚时将猪宰了,留下一半和猪下水,不但不换肉的心,还可换些钱来买其他。不料人算顶不过天算,立秋不久闹猪瘟,那头近百斤的猪就染上了瘟疫,打针灌药花了不少钱也未能救活,最后只得便宜地处理了。算来算去,家中能换钱的物件唯剩下一台缝纫机了。说起那台缝纫机,还是前年母亲拿着一头猪买下的。我兄妹多,母亲缝制的衣服鞋袜一直供不上穿,很早就发誓要买一台缝纫机。恰巧那一年我姨父在部队里提了干,他手下有一个安徽兵,这个兵的父亲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那主任为能让儿子在部队里有出息,就答应给我姨父开后门弄台缝纫机。我姨父知道了我家的困难,便让给了我们。安徽临泉离我家有100多里地,我骑着自行车天明起程,到天大黑才将缝纫机带回来。那年月是计划经济,想买台缝纫机、自行车什么的必须开后门。记得当时那台缝纫机平价是150元,黑市价可卖到300多,更何况我们那台机器是上海产的蜜蜂牌呢!我一到家,就招来了四邻的眼气,还有不少人要掏高价央求卖给他们。我母亲坚决不肯,她说她自己虽然不会用,马上女儿就长大了。那一年我的大妹妹才十二岁,为能帮母亲一把,到处向人讨教缝纫技术,第二年就能用洋机器缝衣服了。可现在为了我的婚事,又不得不卖掉它。一听说我家的缝纫机要卖,不少人来讨价还价,最后以28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军人家属。母亲一再安排要保密,因为若被上头发现,会以投机倒把罪论

钱被没收不说,还会拉人去游街示众。我讲这段往事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老人养孩子不容易。如果不孝顺那可是坏了良心的。像我等人,给老人钱是不成问题的,唯有这个常回家看看很不易做到。一是平常事忙,回老家看看“好期”一样;二是回到老家,确实有很多不便。鲁迅说过:故乡虽好,只是住不惯了。住不惯的原因有多种。早些年是夜间没电,厕所都是旱厕。现在虽然通了电,但卫生条件改观不大,饭桌上蝇子打不尽,夏天蚊虫“嗡嗡”叫。再者就是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习惯了,再换环境不适应。随遇而安并不是一句话。为此,我每次回去,都要拷问自己: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都没感到不适应,为什么进城之后再回来就感到别扭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有时候父母来城里,住不几天就要走。他们也说住不惯,如厕不习惯,抽烟不习惯,吐痰不习惯,出门上下楼不习惯。我们回乡不习惯是嫌条件差,他们不习惯反嫌条件好了太拘束、不自由。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就这样存在着,谁是谁非,无人能评说。掏心说,常回家看看并不是一句话,就是回去了,也是任务性地走走过场,陪父母说一些怀旧的话,忆苦思甜型的,今不如昔型的都有。每次回家,认识的的人越来越少了,陌生的地方也越来越多。童年的记忆都被现实无情地更换着,物是人非,牵挂的只是过去,记忆的只是情分。家乡也在忘记自己,再过几十年,更少人认识我这个小老头儿了。

妹妹高出身体的书包拽着惊讶如,草窠里晃动的萤火虫好像一不小心,就能把喊声还给草丛。你笑着擦了擦,被雨水淋湿的相机几只麻雀,从镜头里惊起另外那些,在慌乱之中躲进葡萄园,给藤枝加重着分量你在高处站着,仿佛一片暂时被雨水挽留的羽毛竟然,没有一枚葡萄的重量高出思想的秋季,让云层在天空里,穿着尊重的夫杖你望着远方,枝蔓剪断细雨,嗒嗒……清洗着,果子的紫红色

“其实老板您已经注意到了吧。我也不能老以打杂的荣誉示人,还是把真心告诉您吧。我是国威复权会的总务,武井承久。顺便把干部的名字都告诉您吧。我们会叫叫田野晋一,副会长是杉岛丰造。给我好好记住。不过,您的脑袋还能转多久,已经很难说了。”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我早知道总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胆子还不小……喂!问出野上在哪儿没有?”他对同伴说。

“他还没招。”

“是么……门田啊,你可是杀人犯啊。你在这里杀死了我们的同志伊东忠介先生。我们又能把你乖乖交给警方……”

“你们要杀我吧?”

“法律规定杀人偿命,反正你也难逃一死,我们就亲手了结你……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也不准备把野上的行踪告诉我们了吧?”

“那是自然。”

“我们也不打算骗你,即使你告诉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放过你。当然我们也不准备拷问你。我们都是绅士,想等你主动回答我们。”

门田源一郎沉默了。他没有说话,只能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那“嘶,嘶”的声音就像是煤气管道漏气一样。

“我没什么好回答的。”

门田源一郎的声音开始发喘。

“够义气!”武井赞赏道,“决心可嘉。可是我们绝不会原谅你。你是杀死伊东先生的凶手。我们要在这儿杀了你。要在伊东先生的英灵长眠的地方,要了你的命!”

门田源一郎的呼吸,在一片漆黑的车中发出了诡异的响声,听起来完全不像人类的呼吸声。

突然,那响声变得异常暴烈,就像是三四个孩子在打闹叫喊一样——那声音终于停止了。

纽格兰德酒店

轿车驶入横滨市内。今天天气很好,路上人来人往。

“我已经好久没去过纽格兰德酒店了。”久美子在添田身旁说道。今天要和添田出来吃饭,久美子用心打扮了一番。

事出突然。昨天晚上添田上久美子家的时候,突然提出了去横滨的邀请。他说,只有今天有空,请久美子务必今天去横滨。久美子上班,本来还有些犹豫。可是行事谨慎的他!

“那是自然。”

“我们也不打算骗你,即使你告诉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放过你。当然我们也不准备拷问你。我们都是绅士,想等你主动回答我们。”

门田源一郎沉默了。他没有说话,只能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那“嘶,嘶”的声音就像是煤气管道漏气一样。

“我没什么好回答的。”

门田源一郎的声音开始发喘。

“够义气!”武井赞赏道,“决心可嘉。可是我们绝不会原谅你。你是杀死伊东先生的凶手。我们要在这儿杀了你。要在伊东先生的英灵长眠的地方,要了你的命!”

门田源一郎的呼吸,在一片漆黑的车中发出了诡异的响声,听起来完全不像人类的呼吸声。

突然,那响声变得异常暴烈,就像是三四个孩子在打闹叫喊一样——那声音终于停止了。

纽格兰德酒店

轿车驶入横滨市内。今天天气很好,路上人来人往。

“我已经好久没去过纽格兰德酒店了。”久美子在添田身旁说道。今天要和添田出来吃饭,久美子用心打扮了一番。

事出突然。昨天晚上添田上久美子家的时候,突然提出了去横滨的邀请。他说,只有今天有空,请久美子务必今天去横滨。久美子上班,本来还有些犹豫。可是行事谨慎的他!

“那是自然。”

“我们也不打算骗你,即使你告诉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放过你。当然我们也不准备拷问你。我们都是绅士,想等你主动回答我们。”

门田源一郎沉默了。他没有说话,只能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那“嘶,嘶”的声音就像是煤气管道漏气一样。

“我没什么好回答的。”

门田源一郎的声音开始发喘。

“够义气!”武井赞赏道,“决心可嘉。可是我们绝不会原谅你。你是杀死伊东先生的凶手。我们要在这儿杀了你。要在伊东先生的英灵长眠的地方,要了你的命!”

门田源一郎的呼吸,在一片漆黑的车中发出了诡异的响声,听起来完全不像人类的呼吸声。

突然,那响声变得异常暴烈,就像是三四个孩子在打闹叫喊一样——那声音终于停止了。

现代诗坛

视线在空旷里(外一首)

东伦

翻书,写字,昏昏地睡隔三差五地打扫房间里的灰有时你也会把自己叫上阳台望着天空,和风说话与白云握手。很多时候你会用两个名字,把自己分成我们之后,在空房子里争论言辞和造句。那时的房间里忽然就暖和了许多。聊得久了,免不了会因为一个相持不下的话题

让一个人突然躲起来空房子还给时间。另一人会像丢了爱情一样,满世界的喊另外的自己。春天到了燕子在窗台上,左右掂量了一番飞走了。你望着远方视线在空旷里一点点消失

在葡萄园秋雨拨弄藤叶,喊声针脚般细碎。你回过头



古寨雄风(国画) 沈良精

小说

我还嫁给他

曹世忠

娘的话一下子让菊花泪花闪闪,她不知说啥好。男怕走错行,女怕嫁错郎。菊花就应了这句话。记得当初和阿俊在姑姑家见面,俩人往那里一坐,呆呆地沉默着。来了?来了。还是菊花先开口。在家忙吗?不忙。问一句答一句,不问就不吭声了,和机器人一样得按按动动,乏味而无聊。不到两分钟,她就从屋里走出来。咋样?我不当家,回来和爹娘商量一下再说。姑姑是媒人,菊花不好当面拒绝。一推没有四指近,咱穿着哩,我不向你,向谁?姑姑说,他家里开着超市,还有两辆货车,一年就是四五十万。你这事要中,算是掉进蜜罐里了。

恁好,你咋不把表姐说给他?菊花本想呛白姑姑一下,没敢把话说出口。

刚到家,母亲又急切地问:咋样?不中,有些老实。菊花摇摇头。娘说,实诚人,靠得住,能过一辈子。长得怪好,顶吃顶喝?我一辈子的事,你管得着吗?菊花的话冲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娘有心脏病,不能情绪激动,得悠着点儿……

新婚燕尔,嫂子的小孩就满月待客,全家人都喜上眉梢。客人们把小侄子抱了又抱,看了又看,不住地夸赞这孩子长得帅气。阿俊却在那里站着,像一尊泥胎似的不说

话。菊花有点尴尬,就对嫂子说:“把俺侄子抱过来,让叔叔看看。”她以为阿俊会把孩子接过去逗逗一下,亲一亲,没想到阿俊还站在那里,半晌说:“喊我叔的人多着哩。”看着孩子就是看起大人,嫂子脸一红,悻悻地走了过去。

咋找了一个石狮子屁股?菊花回到家蒙头大睡,两天都水米不打牙,不吃也不喝。

阿俊问,咋啦,哪不舒服?菊花不吭声。

阿俊去摸摸额头,也不烧。妈不在家,他忙到街上的饭店特意做了碗酸辣汤。西红柿,红莹莹;绿葱叶,像翡翠;薄面叶,透灵灵。菊花的脚趾长大,头挨着扭过去。

趁热吃吧,吃了就会好一些。阿俊把碗端到床头柜上,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会中?一碗饭七八块,给扔掉了,多可惜。

可惜,你让老白毛来吃了吧。老蒋不稀罕!菊花不冷不热地说。娘熬了一辈子寡,自己拉扯大。自己窝囊,让60多岁的老娘也跟着窝囊。太没面子了!阿俊心头火起,蹦上去了菊花一个耳光,骂道,混蛋女人,给你脸不要脸。你嫂子对你娘也是这样?

“呜呜呜呜”,菊花号啕大哭,那声音呼天抢地,四邻五舍都听见了,围在门口看。

你咋还是愣头青?狗改不了吃屎!娘从外面走进来,用擤面杖打

了阿俊一下,你再硬脖子,我给你跪下了……

这婚是非离不中!菊花铁了心,住在娘家就是不出来,谁劝都不听,就是拿绳子拴住日头也说不成事。到法院跑了无数趟,那个叫春雷的法官就是不判,说他在村里调查了好多人,阿俊心地善良,是个可以托付一生的好男人。钻牛角尖的菊花听不进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想着芷云的那个他,酒脱文静,未说话先露出淡淡的微笑。桃花的那个他,个子高挑,一脸白皙,是吃财政饭的。还有花玲,翠翠都比自己的顺眼。而阿俊是实心眼儿,只会出死力,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浸泡在痛苦和烦恼之中的日子,是那样漫长和难熬!

这天,菊花的哥哥得了急病在医院,阿俊开车把她送过去,路上对面一辆货车迎面闯了过来。菊花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的病房里。妈坐在自己的床头,说你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很快就能出院了。

阿俊,阿俊呢?平时,阿俊就像眼中的那一根刺,见了,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此刻,菊花竟鬼差神使地回了这么一句。

他脑子出血,伤很重,一直昏迷着,弄不好就成了瘫痪。妈说,交警勘测了出事现场,本来吃亏的是你,生死关头你把方向盘打向右边,才免此一难。

五雷轰顶。菊花的心一阵阵地愧疚和感动: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时,法院的离婚判决书送来了,要菊花签字,她忽然改变主意,大声说:“撤诉,我还嫁给他!”

连载

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

沈良精

沈良精!他出现了!

“凡内德先生……”添田把便笺塞进口袋,向工作人员问道,“现在住在这儿吗?”

“是的,不过凡内德夫妇一小时前出门去了。”

添田让久美子在门口稍等,自己去见一个朋友,便独自来到了四楼的416号房。

没想到沈良精迎面微笑站在门口。

“你来了。”连他的声音都是那么柔和,“我等很久了。”

“我终于搞清楚了。”添田浑身都僵硬了。

“我猜也是,我也不瞒你了。凡内德先生就是他。你为了查清这件事,也吃了不少苦头啊。”沈说道,“而我一直妨碍你的调查。我也有我的理由。如果你现在还是以记者的身份来见我,我就会一如既往地挡住你的去路,可是我最近才知道你是久美子小姐未来的丈夫……我将把真相告诉你即将成为野上家一分子的人,而不是身为记者的你。”

添田吞了口唾沫,他感觉自己额头上快要冒汗了,脑中一片空白。

“添田,他现在是观音崎,三十分钟前去的,去在祖国的风景中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天。”

添田吞了口唾沫,他感觉自己额头上快要冒汗了,脑中一片空白。

“添田,他现在是观音崎,三十分钟前去的,去在祖国的风景中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天。”